



夏日风情  
◎顾华

## 从鹤立鸡群的电视塔到高楼林立的南通城

◎王佳文

一个小小的家庭故事，让我深刻体会到南通这四十年的巨变。

1992年，我妹妹还是个刚上二年级的小朋友。那时的南通，虽已开始初步发展，但城市建设远未达到现在的水平。我记得，那天学校组织去啬园春游，妹妹玩得太投入，和大家走散了。那时，没有手机，没有地图导航，也不能定位，老师只能一边在园内焦急地寻找，一边请人和我们家里联系，询问妹妹是否已安全到家。

外婆接到电话后急得满头是汗，电话一遍遍打出去，发动亲戚朋友邻居一起出动，帮忙寻找。外公则骑着自行车沿街寻找，但每次返回，脸上都是失望的神色。家里的气氛紧张焦急，直到门铃响起，妹妹的小身影出现在门口，大家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

大家奇怪她小小年纪是如何走到家的。她说，自己是一路看着电视塔的方向，走回来的。

我们家住在孩儿巷，距离电视塔不远。电视塔是当时全市唯一的高大建筑，耸立在城市的天际线中，非常醒目，几乎全城都能看见。妹妹虽然年纪小，不认得路，但她记得这个高高的塔。

这件事在我们家成为一个温馨而有些惊险的回忆。而现在，南通已高楼林立，现代化的建筑群比比皆是，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只有一座电视塔的城市。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南通的变化翻天覆地，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地铁线

路逐渐铺开，昔日小镇如今成为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城市。

今天的南通，基础设施完善，通信设备发达，再也不会出现类似情况。孩子们出门有手机，家长们可以实时定位，再也不必担心孩子迷路。

四十年的发展不仅是经济数据的增长，更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从孩童时期对电视塔的巧妙运用，到如今面对高楼大厦的自豪，我深切感受到南通这座城市带给我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每一条宽阔的街道，每一座现代化的建筑，都凝聚着无数南通人辛勤奋斗的汗水和智慧。



投稿邮箱:  
jhw1122@163.com

主题征文征图

## 三代人

◎戴敏健

(一)  
沙洲汇成 细分之事交给了爷爷  
斫桑枝制泥络担子  
打精铁做趁手矮锹  
从南往北 从黄海到长江

挖一条条笔直的横河  
将土地分出经络  
将生田焙熟焙丰

肩膀上的盐掉进土里  
土地中的盐流向远方  
开横河分埭 开民沟分窠  
古来井田在江委海端成为现实

几万青壮年挥洒汗水  
金色的麦浪 银色的棉海  
爷爷一生的苦被细细的涓流

越冲越淡 越抚越柔  
(二)  
沙洲新貌 建设之事交给了父亲  
父亲在众多匠中选择成为木匠

打樟木箱 做五斗橱 制雕花床  
他粗糙的手总有一股木香  
搭架上梁 父亲坐在梁上抽烟 望远  
将最后两根椽子钉牢  
“满龙门啦”一座二楼二底的新房

埭上冒出更多的楼房、摩托  
父亲的足迹也越走越远  
大庆厦门 新疆西藏  
“建筑铁军”一张名片闪亮  
十万泥水匠、木匠、铁匠、漆匠驰骋海内外  
“一带一路”早已打上父亲的烙印

父亲老了 拆迁了自己的小楼  
搬进了崭新的居民小区  
新城仿佛一夜之间建成  
又仿佛用尽了一生

(三)

沙洲新城 赶超之事交给了我

我跳出了农门 成为近距离观察家乡的记者

我登上风车俯瞰黄海边

的船舶工业园

我细捻秋后饱满的稻谷

我记录一根根打入通州湾港口的桩基

把驶入的船只剪辑在一起

就像拨快家乡热情迎接的心跳

红头潜鸭、琵鹭和秋泳者

分享头兴港河柔软的蓝天白云

爷爷挖泥筑岸 父亲教我游泳 我饮水思源

过去现在将来 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使命

我们的双手始终勤奋  
我们的目光始终执着  
我们的嘴唇吻向无垠的大海

唇印最红的地方 是我的家乡

## 叔叔是供销社老主任

◎孙同林

叔叔曾担任如东县供销社总社主任，在他任上，如东县供销社红极一时，全县曾三夺皮棉百万担，其中就有他的功劳。

老主任不是我的亲叔叔，只是按辈分算下来叫他叔。我与老主任家一水之隔，因为他家住河东，所以，我叫他河东二叔。早在我小的时候，祖父为我设计未来人生路，其中有一条，就是希望我将来能够像河东二叔一样有出息。

自我记事起，二叔就在镇上的供销社工作，曾担任供销社副主任，后调到县供销社社任棉麻公司书记、经理，再后来担任了县供销社总社主任。

听我祖父说，河东二叔小时候很聪明，也很顽皮。我的祖母去世早，为了生计，祖父每天很早就出门做手艺，家里只有我父亲和叔叔兄弟俩，邻里的孩子们都聚到我家来玩。河东二叔跟我叔叔年纪相近，因此他们经常玩儿在一起。后来，我的叔叔参军，在战斗中牺牲，二叔曾登门安慰我的祖父，说祖父如果有什么愿望，只要他能帮得上的一定帮忙。因此，祖父对二叔一直寄予期待，希望他将来能帮他的长孙谋个出路。

从祖父嘴里我知道了二叔的优秀。二叔读过中学，这在当年是不错的学历。毕业后，进入初创的供销社，从营业员干起，做过部门经理、供销社副主任等，对基层工作十分熟悉。

二叔跟我家是邻居，但不在同一个生产队，所以虽然我们靠得很近，互相间走动得却不多。如果不是分田到户，我们跟河东二叔可能就不会有多少交集。20世纪80年代，二叔到县总社任职，他在县城有了房子。二叔家里只剩下老奶奶一个人，而且老人也时不时被二叔接到县城去住一段时间，这就体现出我这个邻居的作用，二叔会让我帮他照应一下老家。

80年代，县电大招生，我这个未有机会参加高考的“青年”蠢蠢欲动。考场设在县城，考试分三天进行，住宾馆太贵，我想不起来在县城有

什么地方可以连续住三天，二叔知道了，便叫我住在他家里。为了省钱，我每天早上在二叔家吃过早饭出去，晚上再回他家吃晚饭住宿，在二叔家生活了三天两夜。我发现，二叔的生活并不像我原先想象的那样奢侈，依然保持着农村的节俭，有一次盛粥，锅里剩下一点，他用锅铲刮了刮，拿起来放在嘴上舔了舔，他的这个动作自然而然，我断定他绝不是做给我看的。当时，二叔是供销社一把手，每天手上不知要经过多少资金，而他却依然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这让我对二叔这个供销人有了别样的理解。

1991年，我家老屋因为年久失修，无法住下去，我决定将破旧的三间小瓦房翻建一下，当时手里的资金存在很大缺口。一次二叔回家，听说我要建房，他来我家看了看，问了问我建房的准备情况，二叔的热心，让我感觉到一份温暖。我当然不好意思向他开口借钱，可就在我家房子即将开工的前两天，二叔让二婶给我们送来几千块钱。几千块钱在今天看数目不大，但在当时，却相当可观了，尤其是对我这个穷建房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我跟河东二叔还有许多交集，这里只记下几点家事私事，我记下的是邻居二叔，同时记下的也是身为供销人的二叔。

河东二叔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下多年，但人们依然习惯称他“老主任”，今年86岁的他，与在县城的儿子一起生活，近年因身体出了点问题，无法单独行动，但每回一趟老家，附近仍有不少人赶来看望他。过一段时间不回来，人们便会念叨他，或相互打听：“可知道老主任近来身体怎么样了？”这些，无不体现了二叔的为人和人情。

二叔又有一段时间没有回老家了，不知道他身体可好？



投稿邮箱:  
jssyhzsxy@jsbc.edu.cn